

干支的意義

沈愷

(本會會員)

提要 干支究竟從何而來，至今眾說紛紜。作者以東漢許慎的說法為出發點，推論干支兩者在最初，應該是來自古代社會兩個不同的族群，為了對太陽年中氣候周期的追蹤，而發展出來的兩個不同的符號系統。作者推測干之十數，反映人類屈指數數的自然行為，應該比較古老。而支之十二數，則須要經過日月周期的長期觀察及記錄才可求得，應該比較後進。而兩者在殷虛甲骨中的同時出現，代表著兩種傳統的融和、神秘化及轉用。作者以干支 22 個符號的古文字型態，推敲其最初被採用的邏輯，並以此反駁其外來說。

關鍵字 數字觀念、週期性現象、生存資源、干支、追蹤系統、許慎、說文解字、太陽年、月亮盈虧的週期、中國文化外來說、奧卡姆。

壹、數字觀念

從人類數字觀念的發展史來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這十個數字的發生是很自然的，也可能是最原始的，因為人類有十隻手指頭，可供數數用。如果人類只有八隻手指頭，或者十二隻手指頭，那麼可能我們最原始的數字系統會不一樣。

2004 年，語言學家彼德·高登 (Peter Gordon, Department of Bio-behavioral Sciences, Columbia University) 對於巴西雨林中一個叫作匹達罕 (Piraha, 發音：

pee-da-HAN) 的族群作過研究¹。他發現匹達罕人的語言中居然沒有數字，只有「很少」及「稍多」兩種數量的觀念。原因是他們的生活環境裡沒有明顯的週期性現象，常年都是濕熱天，也無須囤積資源，因為資源就在周遭的森林裡，隨時可以取得。所以當彼德·高登嘗試著教他們簡單的一、二、三、四的時候，他們連數字的基本概念都很難理解，也沒有興趣去學。

我舉這個例子，只是要說明：人類數字觀念的產生有兩個要素：一個是外在的，一個是內在的。外在的要素是：人類生活的環境要有明顯的週期性的現象；內在的要素是：這些週期性的現象要影響到人類主觀的生存資源。在這兩個要素並存的情況下，人類才會感覺到自然週期的重要性，才會去想出一個辦法，包括一個數字系統，去幫助自己持續追蹤這個現象。

¹ Gordon, Peter, "Numerical Cognition without Words: Evidence from Amazonia", Science Magazine, (August 19, 2004)

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經過幾萬年的過程，從沿海到內陸河川、從熱帶到溫帶慢慢移動、慢慢擴散。一直到我們所謂的新石器時代，當人類發展出初步的農業及畜牧技能之後，腳步逐漸加快，而回歸線以北的溫帶反而變成人口較集中的地區。在這一個環境裡，有明顯的季節週期，而這明顯的季節週期也確實會直接影響到農業及畜牧的成敗，所以隨著新石器時代的來臨，隨著人類的生存資源逐漸傾向於對農業及畜牧的依賴，數字系統的觀念也開始萌芽、開始成熟。

這就是中國干支系統發生的背景。嚴格來說，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並非數字，但是這兩套系統和數字系統之間有其類似的性質：就是它們的連續性，及遞進性。我們可以這麼說，就是：干支是特定標的的追蹤工具，而數字是一般標的的追蹤工具。

貳、天干

現在我們是把一年分成四季：春、夏、秋、冬，已經用習慣了，好像再自然不過。過去中國人也曾把一年分成二十四個節氣，這個系統現在鄉下還是很受重視。我認為，其實沒有任何外在、客觀的因素一定要把一個太陽年的週期分成多少個時段。四個時段也好，二十四個時段也好，五個、六個、七個、八個都可以，只要你能找到這麼多個時段的特徵、特質，則無所不可。中國人的十個天干，其實就是居住在黃河沖積平原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把太陽想像成一組十個兄弟，一個接著一個出現在天空中，把一年劃分成十個時段的一個追蹤系統。

《山海經第九 - 海外東經》說：「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

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經第十四 - 大荒東經》說：「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抵，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於鳥。」

《山海經第十五 - 大荒南經》說：「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除了太陽年的週期，自然界還有一個明顯的週期，那就是月亮的盈虧週期。然而，月亮的盈虧週期，對於人類生存資源的影響，並沒有太陽年的週期來得那麼大、那麼直接、那麼明顯。我覺得：十隻手指頭，十個天干符號，追蹤著十個太陽，把一年分成十個時段、十個節氣，可能是中華民族源自東方的祖先們的智慧遺產。

其實，將近 1900 年前 (121A.D.)，東漢的許慎在他的鉅著《說文解字》裡，早就已經把迷底揭曉了。他說：

甲： 「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

乙： 「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強，其出乙乙也。」

丙： 「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

丁： 「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

戊： 「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

己： 「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

庚： 「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 「秋時萬物成而熟，金剛，味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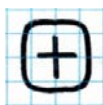
壬： 「位北方也。陰極陽生。」

癸： 「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

從乙之春，至丁之夏，經辛之秋，到癸之冬，很明顯的，就整體來說，許慎覺得這天干的系統，應該是與太陽年中循序漸進的節氣有關。但是，說「戊」的五個筆劃像是五條相糾纏的龍，就有點偏離了航道；說「己」是萬物彎彎曲曲地躲藏起來的樣子，就未免不知所據；說「壬」是陰極陽生，就太過抽象。其實，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這十個符號，每一個都應該是一年之中某一個時段的特徵。

現在我們把這十個字的古文字形態拿來分析一下，看看我們是否能夠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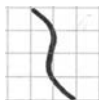
一些更合理的解釋。



甲

「甲」的甲骨文形態有兩種：一種是一個「十」字形，一種是一個「十」字形，包在一個「口」字內。我們翻開字典，可以看到：「甲」字是用在甲冑、盔甲、甲蟲、指甲等等的字眼裡的。所以「甲」字的意涵，就是一個具有硬實的外殼的東西。它是一個半具象，又半抽象的概念。按照許慎的六書系統來看，應該是屬於指事字。因為「甲」字的形狀很早就跟「田」字混淆在一起，所以字典裡沒有「甲」字的部首。其實，「田」字部裡有不少字可能應該是屬於「甲」字部的，包括：甲、界、畏、界、留、畜、異、當、疊。其他還有散落在其他部首裡的字，比方說：鬼字旁的字，和累、思、禹、雷、壘、果，等等。

「甲」在「乙」之前。既然「乙」為春，那麼「甲」應該就是冬之將盡的時段。在這個時候，萬物已經到了冬藏的尾聲，雖然仍為寒冷所困，但是窩藏在裡面的生命力，正蓄勢待發。這就是「甲」字所要表達的時段特質。



乙

「乙」的古文字形態，就是一條嫵然上揚的曲線。三條這般的曲線，就是氣字。古人認為氣不但是生命的表現，更是生命的真髓。莊子在《逍遙遊》裡用氣來描述生命的現象，他說：「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春天到了，萬物蠢蠢欲動，這就是「乙」字的意涵。河上的、地上的冰溶化了，在太陽的照射之下，霧氣漸漸上升，這就是「乙」字的意象。它也是一個半具象，又半抽象的概念。按照許慎的六書系統來看，也應該是屬於指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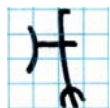
丙

「丙」的古文字形態，就是一個基座²。按照許慎的六書系統來看，「丙」字是一個象形字。原始村落在初春之後，集體農作之前，必然會由長老們召集群眾，把未來的工作分配妥當，並取得當事人當眾的承諾按照進行，然後將結論稟告於天、於祖。在祭祀的儀式中，祭品被放置在基座上，以示尊敬，這應該就是「丙」字最初的寓意。



丁

「丁」的古文字形態，就是一個實心的圓點或方點。它象徵著小而結實的物件。按照許慎的六書系統來看，「丁」字應該是一個指事字。丁既然屬夏時，那麼夏天樹上正在蛻變成水果的累累花蒂，應該就是「丁」字最初想要表現的現象。



戊

「戊」的古文字形態，是一個類似戈的兵器。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戈的頭是尖刃的，可用以鉤斫，而戊的頭是平刃的，可用以砍伐。「戊」在「丁」之後，既然「丁」為夏，那麼「戊」應該是進入仲夏的時段。此時田中穀苗開始茁壯，但是灌木及雜草必然也是問題。除草叫作芻，是用手來拔扯，而灌木則需要用「戊」來砍伐。所以這個時段以「戊」命名。



己

「己」的古文字形態，是一個連綿延續的線狀符號。世紀的紀字，和記錄的記字都有用到這個符號。書冊的冊字也有用到這個符號，在冊字裡它應該就是一條結繫竹簡的繩索。它彎來彎去的模樣，好像是在述說一個人的來歷，或者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更有統合、總結，卻又繼續不斷的意涵。時至季夏，太陽正在準備回歸南方，村中長老憑著祖先代代相傳的經驗法則，判定上半年已然過去，而下半年正要開始，應該就是「己」的意涵。

2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十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P4232，引述于省吾說：「丙之形，上象平面可置物，下象左右足。」



庚

「庚」的古文字形態，是一個木杆撐著一面鑼，木杆上方插著小米的草梗，鑼的兩邊有下垂的搖動打擊裝置³。「庚」就是「康」的意思。兩個字音似形類，應該是同源。庚、康都是鑼的聲音。中原的新石器時代氣候較現代溫暖，小米在初秋就應該早熟。「庚」字表現的是在田中敲鑼以驅逐鳥雀的工作。而粟穀田田的景像引申出日後健康的意思。



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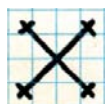
「辛」的古文字形態，是一把尖刀的短刀。除了現代字典裡「辛」字部的

幾個字，如：辜、辟、辣、辯等等，之外，古文字裡含「辛」的字還有：龍、鳳、童、妾、僕、宰。這些額外的字，對於了解「辛」字的原始意義，其實非常重要。許慎認為「辛」代表秋天。古人在秋收後都要祭祀。要祭祀，就得殺生。「辛」就是宰殺犧牲的工具。其引申的意義就是除穢的儀式。在宰，它所代表的是儀式的執行者。在龍、在鳳，它所代表的是祭祀的對向。在童、妾、僕，它所代表的是除穢的對向。



壬

「壬」的古文字形態，是一個工字形，中間有一點。它代表的是一個纏經絲的器具⁴。後代小篆有「紕」字，就是織布機持經線的機纜。農忙之後的晚秋，是織布的時候，所以取「壬」字代表這個時段。



癸

「癸」的古文字形態，是一個量角度的工具。許慎說：「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但是我覺得古人所揆度的不一定是土地，而更可能是太陽在正午的揚昇角度，藉此判斷它回歸的時日。

³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十四》，P4268，引述郭沫若說：「觀其形製，當是有耳可搖之樂器。」

⁴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十四》，P4297，引述林義光說：「機持經者也，象形。」

叁、地支

地支有十二個。一般學者認為：在時間的追蹤系統裡出現十二這個數字，是由於一個太陽年的時間內，總會出現十二個月亮盈虧的週期使然。(雖然前者是 365 又 1/4 天，而後者是 29 又 1/2 天乘以 12，等於 354 天，兩者相差 11 又 1/4 天)

想到要用這個數字來將一個太陽年分成段落，必須先同步追蹤太陽和月亮的週期，有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可能發現到兩者經常有 12 比 1 的現象。所以十個天干的系統可能比較古老，而十二個地支的系統應該是後起之秀。

把一個太陽年拿來用月亮盈虧的週期來分成十二個時段，雖然有個十來天的誤差，但是在使用上較為明確，確實是一種進步。

中國在夏的時代，可能還是比較崇尚以五爲主的數字系統。

姒啓在《甘誓》裡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

雖然五行不是一個連續性，或遞進性的系統，而是一個同時空共存的分類系統，但是它所使用的數字，也是和十個天干一樣，是源自人類的手指頭，兩者是相容的。

有扈氏在夏都之西，在今天的關中平原。有扈氏與夏同姓，也姓姒。可是卻對姒姓族群傳統的五行思想有所執疑，甚至怠棄。那麼，如果有扈氏不相信五行，他們到底相信什麼呢？我認爲，可能有扈氏是接受了新的觀念，把一年分成了十二個段落，因此在農耕工作的執行上，和中央政權的腳步脫了節。

到了商代，尤其是由盤庚遷殷之後的甲骨顯示，在這個時候，十的觀念已經和十二的觀念結合在一起，而且兩者顯然被神秘化，形成了一個以六十爲一循環週期的計日系統。

說到這裡，不禁使我聯想到：印度古代有所謂日王朝及月王朝的血源系統，他們是否也牽涉到十與十二之爭，頗令人好奇，希望讀者先進解惑。

許慎在《說文解字》裡直接了當地將十二個地支配上了月份。他說：

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

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

寅：「臚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宀不達，臚寅於下也。」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

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聲也。」

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

午：「𠂔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此與矢同意。」

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

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口，自持也。吏臣鋪時聽事，申且政也。」

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古文酉，从卯。卯爲春門，萬物已出。酉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戌，盛於戌。從戌含一。」

亥：「菱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春秋傳》曰：亥有二首六身。古文亥，爲豕，與豕同。亥而生子，復從一起。」

春秋後期，關於曆法有所謂三正論，說：「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許慎前述對十二地支的分析，就是根據他所理解的夏曆以寅爲正月來推論的。我認爲，如果夏曆真的採取了十二的系統，應該也是後期的事情。

按照我們前段對於天干的看法，我認爲十二地支的符號，每一個也都應該是一年之中某一個時段的特徵。

現在我們把這十二個字的古文字形態拿來分析一下，看看我們是否能夠找到一些比《說文解字》更合理的解釋。



子

「子」的古文字形態有兩種。一種，是一個大圓頭，一條曲線代表一個簡化的身軀，和兩肢上揚的胳膊。另一種，是一個中間有個叉叉的大頭，上面長著三根乳毛，下面的身體被簡化成兩撇短曲線。兩者所代表的，都是初生兒的形狀。古人尚時，作任何事都有合適的時節。春天交媾，冬天生子，應該是常態。所以十一月从「子」。



丑

「丑」的古文字形態，是一隻手，但是特別強調它的手指頭。字典上从「丑」的字有：紐、扭、扭、羞，等等，都有扭來轉去的意味。「丑」的原意，應該就是用手指頭做出左右微調的動作。十二月，太陽已經到了最南的地方，應該開始往回走了，但是礙於前述 11 又 1/4 天的不確定因素，所以在這段時間裡，太陽到底在那裡，頗需要一番前思後想。一個太陽年的週期，如何跟月亮盈虧的週期磨合，我想這就是「丑」字所代表的時段特徵。



寅

「寅」的古文字形態有三種。一種，就是一支箭，與矢字的形態無異。一

種，是一支箭，箭桿上有一個方塊。一種，是一雙手，倒拿著一支箭。三種形態都和箭脫不了關係。箭是古人所見速度最快的東西。一但被瞄中，飛禽走獸無一可幸免。既然后羿可以用箭射殺太陽，那麼用箭威脅太陽催促它上路應該更為可行。各地的少數民族，北自黑龍江，西南到雲南，東南到臺灣，都有射日英雄的神話，或者在男子的成人禮中有射日的儀式。一月初春來臨的時候，正午太陽的仰角慢慢提昇，古人為了確保太陽不退轉，施用箭的魔法，使其就範，可能是「寅」字所代表的時段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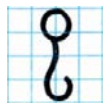
卯

「卯」的古文字形態，是一個物件被切割成兩半的樣子。二月仲春，寒氣確定退縮，暖候確定增進，寒、暖明確分野，這應該「卯」字的意義。許慎被「卯」字的小篆形態所誤導，以為「卯」字像是兩扇背對背的門扇，所以說：「象開門之形。」雖不正確，但是意思相類。



辰

「辰」的古文字形態，是一片石頭，用兩條繩子綁在一截把柄上。這就是新石器時代最先進、多功能的農耕器具，既是鐮刀，也是鋤頭，更可以用來犁田，所以農字从「辰」，絕對不是巧合。許慎說：「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一點也不錯。用農器犁田是一個充滿了性暗示的動作，所以女子有身孕稱娠。娠字也从「辰」。



巳

「巳」的古文字形態，有點像「子」，但是沒有那兩肢上揚的胳膊，而且代表身軀的那一個筆劃特別彎。許慎猜說：「巳為蛇，象形」，看不出有何邏輯。古人應該知道停經九個月和生小孩是相關的，但是生命的跡象，是要到懷孕的第二個月才開始明顯化。「巳」就是小生命確實的到來。包字的甲骨文形態，就是一個人腹中有孕的樣子。包字中的「巳」，就是一個胎兒。其實各類家畜：牛、馬、羊、狗、豬，都會在春天發情、交配、懷孕，所以「巳」很適合代表四月的特殊現象。



午

「午」的古文字形態，是一支頭部呈鈍角尖形的棒子。像「辰」所代表的石器農具，短棒的用途也很廣泛。御字裡有「午」，在這裡「午」是驅馬的工具。秦字裡有「午」，在這裡「午」是舂穀的工具。但是我覺得在十二地支裡，「午」是測量日影的工具。五月，夏天來臨之後，正午的日影一天比一天短。古人必須要在這段期間裡，非常小心地記錄著日影的變化，一定要把握住它最短的那一時刻，才知道什麼時候一個太陽年剛好過了一半。這就是「午」的意思。



未

「未」的古文字形態，是一顆樹，上面冒著新枝幹。夏天，草木欣欣向榮。然而此時，果樹雖已開花但尚未結果，或果子雖冒初形但尚未成熟。所以六月是以「未」作代表。



申

「申」的古文字形態，是一條閃電，代表著雷雨的現象⁵。七月莊稼應熟，就盼望有足夠的雨水。許慎說：「申，神也」，一點也不錯。因為雨水的重要性，所以古人選擇用「申」這個字來代表神。望雨必然有祈雨的儀式，而且是這一個時段最重要的一樁事，所以七月是以「申」作代表。



酉

「酉」的古文字形態，是一個釀酒、蓄酒的罈子。罈子裡有一橫，橫下應是酒渣，橫上應是酒液。又有兩豎從上直接插入，代表古人已經了解到在發酵的過程中，要控制空氣的量度，使之自然停止。在人類歷史記載裡，真菌長期被忽略，其實它們在食物史上應有重要的地位。中文字裡从「酉」的字，從酒，到酢，到醬，到醫，說明了這一切。酒，應該是人類在農耕生產有餘糧後，儲存在陶製的容器中，因潮濕，進了凝結水，腐壞時，偶然試吃發現的。所以必然是秋收後的產物。後來古人習慣在此時造酒酬神，成為秋祭的重點儀式。所以用「酉」來代表八月，是相當自然的。



戌

「戌」的古文字形態，是一個廣刃的長柄兵器。其實它可能就是一般農耕

用的斧類器具，只是在秋收之後，爲了防禦盜賊，拿來當武器用。古時候，各個聚落互不相謀，收成不好，就會四出想辦法，包括偷、包括搶、包括殺。所以各個聚落在秋收之後，都會特別提高警覺。這種情況，在人口及聚落的密度逐漸增加之後，越演越烈，造成所謂共主或盟主產生的必要因素，這是古代社會演化的走勢。在這之前，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的農村裡，九月的武裝訓練、戒備，應該是很正常的事。

5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第十四》，P4386，引述葉玉森說：「形象電權屈折。」



亥

「亥」的古文字形態，像是一隻去頭、去前腳的動物軀體。許慎說：「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是有他的道理。秋天殺牲祭祖、祭神後吃不完的肉類，必須要想辦法保存過冬。今天雲南的摩梭人，每年冬天都會製作豬膘肉，將整隻豬開肚皮、去內臟、剔骨肉之後，抹上調味料，再用麻線縫起來，拿到戶外曬乾，可以保存五年、十年都沒有關係。古代黃河流域的人，也許也是用類似的方法來製作「亥」。

肆、結論

曾幾何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流行有一派中國文化外來說。因爲有一些文化因素一時找不到本土的源頭，所以把念頭轉向文明現象似乎比中國更早的兩河流域文明，及尼羅河文明。這也怪不得這些知識分子，因爲就拿干支爲例，1900 年前的許慎都沒能把它們給說個明白，也難怪梁啟超、郭沫若等人會認爲天干地支是舶來品。要駁斥這種論調，就要替干支的原生找到一套簡單合理的解釋。14 世紀英國哲學家 - 奧卡姆 (William of Ockham) 說：「在條件相等的情形之下，最簡單的解釋通常就是正確的解釋。」

希望各位能夠接受，我前述的說法，有符合奧卡姆的原則。

主要參考文獻

1. 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岳麓書社，2000。許慎原著
2.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3. 張玉金，《20 世紀甲骨語言學》，學林出版社，2003

4. 張光直，《商文明》，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
5. 葉舒憲、蕭兵、鄭在書(韓)，《山海經的文化尋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6. 劉興隆《新編甲骨文字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3
7.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明文書局，1998
8. 江淑惠，《郭沫若之金石文字學研究》，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92
9. 陳長城，《數學史話》，東華書局，2003
10. Barnes, Gina L.,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East Asia” , Thames and Hudson, 1999
11. Kwang-chih Chang,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 Taiwan edition,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